

新民晚报 | 军界瞭望



■ HTS 专家与阿富汗老百姓边喝茶边做笔记



■ 美国人类学家与伊拉克村民交流

描绘“人文地图”

美军攻心战术“中看不中用”

2020年过了一大半，美军不仅深受新冠疫情困扰，其海外驻军也麻烦不断，据美国《星条旗报》披露，美军在海外遇袭次数已创下近两年的新高。事实上，长期打着“自由”“解放”旗号征战海外的美军也希望“攻城为下，攻心为上”，曾推出神秘的“人文地形系统”(HTS)，希望博取别国民心，减少抵抗，可实践证明，只要霸权思维不改，美军便休想摆脱“战争泥潭”。



■ 死在阿富汗的HTS参与者、人类学家迈克尔·巴蒂亚(中)

如意算盘 看似不错

21世纪初，美军相继卷入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，主要战事都迅速结束，美军以极小代价推翻了两国政权，但接下来却是噩梦般的反游击战，美军被当地人视为侵略者，遭到坚决抵抗。为赢得敌国民心，减少伤亡，美军尝试从人类学和社会学角度了解敌情。2006年，HTS项目应运而生，军人和人类学家混编成“人文小组”，嵌入陆军战斗旅，试图梳理战区原住民的语言、宗教、部落关系和种族渊源、价值观、对美态度等等，形成“人文地图”。

达卡罗联袂推销 HTS，在主流媒体上发表数十篇文章，向军政高层灌输“HTS 堪比 F-22(隐形机)”的概念。在他们看来，HTS 能“一箭三雕”：首先，通过将人文信息与地理空间数据结合，推出不同于传统地图的人文地图，标注易冲突区，便于美军重视和规避；其次，利于增进美军与战区民众沟通，获得文化认同；最后，还可营造出美军“仁慈占领”的假象，让外界特别是美国民众相信海外作战是“用铁拳输送慈悲”。

2006-2014 年，美国国防部网站上经常出现 HTS 人员与阿富汗长老喝茶、给叙利亚儿童分糖的图片，既有博士，也有退役特种兵，2011 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前线部

署的 HTS 小组超过 40 个，当年预算更是“爆炸式”增至 1.5 亿美元。

无人喝彩 难获认可

从效果看，HTS 走出令人尴尬的“先扬后抑”曲线，“如意算盘”尽数落空。项目开展头四年，HTS 小组集中在阿富汗活动，可老百姓依然不买账，毕竟美国大兵白天分发糖果药品，打井修学校，可晚上却以搜查武器为由袭击村庄。网上一段视频显示，一位美国大兵正向记者炫耀他们为阿富汗村落建起小公园，设立市场，而旁边的阿富汗人却说，“(反美的)塔利班都是土生土长的，美军带来不安全感”，这“打脸”的速度真是猝不及防。

滑稽的是，一线美军也对 HTS

颇有微辞，“嵌入”作战部队的人文学家没受过军事训练，遇到危险时不仅自身难保，还连累同行的士兵。尽管麦克菲特等负责人一直强调 HTS 的益处，却拿不出任何证据，连被派到前线的学者也出现分歧，部分人认为 HTS 所进行的数据收集、心理战等活动有悖学术道德，就在首个 HTS 小组部署到阿富汗不到一年后，美国人类学协会就斥其为“复活殖民主义”，千余学者还在“人类学家网站”上联名表示拒绝参与该项目，指出 HTS 是美国美化战争的“遮羞布”。

实际上，HTS 本身就多次曝出丑闻。早在 2009 年，就有种族主义、性骚扰、冒领工资的报道，一项军内调查也发现 HTS 存在严重问题。美国记者瓦内萨·吉扎里在所著《温柔的士兵》一书中称，“我希望 HTS 能让美军变得更聪明，但我对项目了解越多，就越难说服自己”。他发现，HTS 承包商斥巨资招来的许多学者对伊拉克、叙利亚、阿富汗等战区的文化并不了解，他们中也很少有人会阿拉伯语、普什图语、达里语或波斯语，严重影响了项目成效。

折戟沉沙 不了了之

“内外交困”的 HTS 很快日近

黄昏，甚至蒙上悲剧色彩。2008 年 5 月至 2009 年 1 月，由于缺乏足够培训，HTS 的人文学家迈克尔·巴蒂亚、妮可·苏韦格斯和保拉·洛伊德在阿富汗交战中丧生。到了 2014 财年，HTS 彻底沦为“孤家寡人”，几乎没有机构乐意参与，一位美军军官直言，“就像给警察配备装甲车，他们(HTS 人员)有点多余”。

与此同时，HTS 的力推者也陷入沉寂，《美国平叛作战：人类科学与人类地形》一书作者罗伯特·J·冈萨雷斯一直关注 HTS 的进展，曾多次致电 HTS 总部，但均无人接听，于是只好辗转联系美国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(TRADOC)，才证实 HTS 已于 2014 年 9 月 30 日“寿终正寝”，当初建立战区人文信息数据库的“雄心壮志”也化为泡影，而 7.25 亿美元的投资则“打了水漂”。

冈萨雷斯指出，HTS 之所以虎头蛇尾，首先是立项的前提就站不住脚，“能想像外国军队杀害你的亲人、侵占你的家园后，再模仿你的风俗习惯说‘我们本来是来帮助的’，这种表演既蹩脚也无聊”。

孙文静 梁君

外军掠影



■ 红旗二号地空导弹列阵

上海“红旗”终结U-2窜犯史

上世纪 60 年代，台湾当局利用美制 U-2 侦察机窜犯大陆，该机飞行高度超过两万米，当时人民空军最好的歼击机也奈何不了它，更别提高炮了。为打掉这个“空中贼眼”，我军一方面用有限的苏制 S-75“德维纳”地空导弹综合体实施拦截，另一方面展开仿制研制，推出性能相当甚至更好的红旗系列导弹，解决了“管用管够”的难题，而上海在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。

横潦泾上的“秘密”

1960 年，苏联单方面撕毁援华协议，断供 S-75 导弹，我军仅存的 50 多枚原装弹“打一发则少一发”，而来自 U-2 的威胁却越来越大。1961 年，中央确定上海为地空导弹研制生产基地，成立上海机电二局(上海航天局前身)，负责参考 S-75 仿制红旗一号导弹，代号“543”。导弹的设计抓总单位是国防部五院二分院，而生产制造主战场是上海和沈阳(后来上海又帮助援建“大三线”贵州遵义厂)。

在上海，核心的导弹总装厂(对外称新江机器厂)放到松江横潦泾半岛上，那里三面环水，进出唯有一座小桥，符合保密要求。为支持机电二局工作，上海方面要地给地、要人给人，刚上马时，总装厂才 700 多人，青工、学徒工占到 80%，偏偏缺少技术人员，上海市和空军便在很短时间内调来 600 多位技术工人和管理干部，对于急需的几位钣金工，空军干脆从 5703 厂调来两位高级钣金师傅。

1963 年，上级希望上海三年内拿出导弹初样产品，上海市委更提出“在 1964 年 12 月 31 日前拿出合格产品”。面对紧张的时间节点，航天人全力以赴。副局长赵世愚回忆，导弹有个关键舱体，技术难度很大，大家攻关一年才拿出合格产品，但焊接时却将舱体烧出小洞，后经补焊和强度气密试验，均达到要求，但能作为正式产品吗？经过讨论，厂领导决定重新生产，还将舱体拍成照片，贴到橱窗里，引起大家警觉。从此，“军品质量第一”的观念更牢固地树立起来。

斩首黄荣北

1964 年 12 月 20 日，航天人倾力奉献出的三枚 01 批导弹总装测试成功，当检测完最后一项数据时，车间沸腾了，因为这是上海诞生的第一代导弹。1965 年底，这批导弹送到西北靶场，结果三发三中，接着八发遥测弹靶试也获成功，说明导弹总体质量不错，标志着红旗一号导弹仿制成功，可投产列装。

红旗一号的到来，虽然解了苏联原装弹稀少的燃眉之急，但飞行高度不够，抗干扰能力不强，对付 U-2 仍差“一口气”。空军很着急，要求研制人员进一步挖潜。面对外部技术封锁，航天人刻苦钻研，终于推出增大射高、射击斜距，扩大杀伤空域的红旗二号导弹，并增加抗干扰措施。1967 年 6 月，红旗二号通过定型试验，迅速装备部队。

同年 9 月 8 日上午，刚从美国训归来的台湾空军上尉黄荣北驾驶 U-2 飞机窜入浙江嘉兴机场附近，恰好与新装备红旗二号的我地空导弹 14 营狭路相逢。U-2 发现被导弹雷达锁定，急忙向制导雷达施放角度偏频应答式干扰，岂料红旗二号早就有“反电子干扰二号设备”护法，三发齐射，其中第二枚导弹正中机身，将黄荣北击毙于座舱！

“9·8”战斗创下第一次用国产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纪录，也是我军最后一次击落 U-2，自那以后，这种“空中飞贼”便再也不敢窜扰大陆了。

游本凤



■ 被解放军地空导弹部队相继击落的四架 U-2 侦察机残骸

国造利器